



2013年7月16日 星期二
责编:罗峰 美编:罗峰

亲爱的，我为你开门

她是个性格内敛的女子，八小时之外，喜欢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。一年四季，阳台上总是花团锦簇她和每一棵花草说话，温柔细心呵护它们，一如母亲对小小的婴儿。她喜欢扎着围裙炒菜，蒸煎煮炒，几个精致的小菜儿上桌，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，就算只有一盘凉拌黄瓜丝，也要摆放得错落有致。

黄昏时去楼下散步，一个人走到精疲力竭才回来，偶然喝一杯葡萄酒，洗热水澡时打开手机里的音乐。更多的时候，她看一本又一本的书，随着主人公命运的起伏不定，欢喜或者叹息。

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，不再感觉有什么不妥。那天中午，看一本杂志里的文章，有位女作家谈到婚姻里的小幸福，说有时外出回来晚了，筋疲力尽爬楼，不等掏出钥匙，门却“啪”一声开了，门里，是爱人微笑着

的脸。那一刻，她会忘记所有的疲惫，感觉自己像个幸福的女王，无论何时，总有一扇门永远在等着自己。

刹那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心底滑过，有疼痛的感觉，不知不觉中，泪水潸然而下。她慌忙丢开书，去阳台浇花，打开收音机听音乐，她不允许自己悲伤。

第二天下班，上楼，走到防盗门前，她微微有些迟疑，仿佛期待一个奇迹。然后才掏出钥匙开门，心底有着莫名的惆怅。

第三天，下班，上楼，手里拎了太多的菜，气喘吁吁上到四楼，把菜放到地上，想要掏钥匙，门却“啪”一声开了。她有些惊讶：原来，在学校住宿的女儿放假回家了！她欢喜得什么似的，忙着去炒菜，嘴里一直哼着歌儿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女儿一直呆在家里，她照常上班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她刚走到楼梯口，女

月下独步

杜学峰

月下独步的习惯，是在许多年前养成的。年少的时候，就喜欢在皓月当空，心开天籁的静谧之夜与月对话，特别是在心之箫声微茫的日子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？”，我非玉人，却也向月吹出了灵魂寂寞的箫声，月则向我洒下怡神的华华光雨。人与月都给予了，都宁和了，都永恒了。

走入城市后，多少乡风都扔掉了——悲兮喜兮？无以言说。乡村在城市面前，总是自卑着羞怯着无力着，文明便意味着自身的许多抛弃和裂变。惟月下独步这一习惯，似与生命同在，未被媚眼的霓虹灯虏获异化销蚀。每逢周末晚上，如苍穹悬月，我定会解去凡尘中的种种羁丝，慢慢踱入近郊的一条野味极浓的小径，寻当年月色，觅往日旧梦。

这种独步，在局外人看来，散淡而无味，寂寥而孤清。但若你是个膜拜自然的人，细细品味，定会觉得那寂寥与孤清中，孕着一种淡远深邃的大美。你会看出，月光的色态，是宇宙的大化，是天母胎养涵殖的美的极致。想一想吧，在幽深的小径上，你独步着，天光

衬着月色，分明是一千匹飘游的锦。

金丝样的月光从锦上鸟儿样飞落下来了，那月光是有生命的呀，真像一首曲子，韵律轻柔迤邐，扣合你心中的箫声。此时，你的心音与天籁合一了，你的灵魂也化成了灵蝶，随月光飘飘逸逸，翩然于八荒之外，百水之间，歇息于鲜花之肤，莹露之珠。尘世上多少沮丧，多少疲倦，多少得失，都淡然远去了，你似飘游在一个华光熠熠的真善美王国里，心的感悟会是：月光，多美！活着，多好！

月下独步，灵魂飞升。那条野径，白日我也不只一次地走过。在日光下，它也是很美的。那里有艳丽的野芍药，淡蓝色的水芹菜，活泼的村童，肥美的鸭子，西天懒懒的落日，很是诱惑撩拨人的感观。可我总觉得，月下独步时它更美。大约此时，世俗美的色彩，都被月光朦胧了，人的感观只剩一片清明的月色。而当尘世和肉体对灵魂的桎羁都已解脱，人对美的体味，会是生命的哭泣或歌唱，少有杂感，美也就自然的真实韶秀起来……

（作者地址：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七村）

杈子圈出的记忆

自从我学会“篱笆”这两个字，我就企图扭转父母乡邻的观念，希望他们也能和我一样，确信那些被风吹雨淋，因此变得灰霾暗淡、有的不知不觉已经长出木耳来的“杈样子”便是书本中充满诗意的篱笆。我的眼前常常跳出圈着篱笆的家园，那里有热闹的鸡吵鹅斗，有碧绿的菜蔬，有姹紫嫣红的草花。阳光匆匆洒落一地金黄的碎屑，花影扑朔，一只宁静的红蜻蜓慵懒地栖着，不时抖动巨大透明的羽翼……

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诗意的篱笆。为了躲避近六个月漫长冬季的严寒，东北民居大多缩在大山的夹缝之中。低矮的茅草房紧靠在山脚下，像一个腰扎草绳佝偻着身子的老农，草房的四周，把粗大的劈柴竖起，再横加两根细长的松木，用柳条或是榆树“腰子”捆扎结实，勒紧，这便是乡下人口中的“杈子”。杈子高低起伏，顺着山势地形圈出一块不规则的地来，这里，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辣椒……头伏萝卜二伏菜……哄孩子的樱桃、李子、海棠……植物们只有这一季的生命，一个个痴痴地长，欣欣向荣。

杈子也要推陈出新。每一年，都会有一段杈子因为雨水的缘故倾倒歪斜，因为孩子大人的攀爬大开门户，因为猪哄牛顶漏洞百出……每年春天，“夹杈子”都是播种之前不可逾越的一道工序。

小孩子们帮大人干活，最初便是从“夹杈子”开始。老大老二老三，在父亲的吆喝下，我们姐弟一溜笔直地站着，双臂翼张，冰凉的沾了冰茬和冻土的“杈样子”大模大样地倚在我们的怀中。彼时春寒料峭，呼啸的北风冻得我们不住地流鼻涕，我的手小心地扶着沉

甸甸的杈样子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直到现在，想起杈样子沉沉地倚在胸口那种冰凉冷透的感觉我还会不寒而栗，尤其是当父亲狠狠地向插入杈沟的杈样子砸下一块石头，或是扔下一锹冻土时，我脚下趔趄，几乎被杈子击倒——倘若杈样子离开杈沟，横躺在外面，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。父亲当时的脾气，就和酷寒的天气一样，让人不知不觉就会发抖。

尽管我很会读书，每次考试都是不争的第一名，但这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我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，两手一搓，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柳条“腰子”，一只脚高高伸出，用力踩在捆绑杈子的横杆上，双手用力，然后“嘿”地一声把“腰子”拽紧、扭转、别好，父亲摇晃了一下，发现杈子像城墙一样岿然不动，才露出笑容，满意地说：“这小死丫头，有劲，能干活了。”

杈子是家园的一部分，谁家都要夹杈子，但是，在乡下，杈子只是一种宣言，一种威慑，不属于武装力量，因此它赶不走真正的入侵者。

喜欢跳杈子的大多是小孩子——谁家的黄瓜、西红柿熟了，李子海棠熟了，甚至，捉迷藏的时候，跳过杈子趴到土豆地里，藏到黄瓜架下，豆角架下……跳杈子无需太多的理由，连成年人也乐此不疲：跳过张家的杈子去东山，跳过李家的杈子去下河。邻里之间，隔着杈子唠嗑的是两家的女人，住得久了，两家杈子的缝隙便越来越大，妇女们说话方便了，两家的男人也成了哥们，你跳过杈子去我家，我跳过杈子去你家。

东北男人爱喝酒，有一次，关二哥干了一瓶老白干，酒劲上涌想跳过杈子回家睡觉，不想这杈样子原来竟然是谁家的门框，上面还

儿就会准时打开门，调皮地冲她做着鬼脸，还会捧上一杯热茶。她忍不住感慨，这个一向粗心的丫头，真的长大了。

那天，女儿要归校，临走时一直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轻轻搂了搂她的肩膀，小声说：“妈，替我照顾好你自己。”她捶了女儿一下，笑着说：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罗嗦了？你照顾好自己才是正经事！”

房间里少了一个人，再次变得空落落的，怅然若失之余，她又拿出那本被遗忘到角落里的杂志，翻到女作家的那篇文章时，一张小纸条从书里飘了出来，她捡起来一看，是女儿的字体，上面只写着一句话：“亲爱的老妈，虽然爸爸不在在了，但你还有我。我会为你开门，永远……”

她丢开书，双手掩住脸，泪水汹涌而下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巨鹿县地税局）



卢海娟

残留着锈迹斑斑的钉子，七扭八歪的钉子不知怎么扎上了关二哥的裤裆，他左摇右拽，上不去也下不来，悬在杈子上半个多小时才撕破了裤子勉强脱身——那时，因为跳杈子刮破了裤腿，甚至刮露了屁股的，不胜枚举。

渐渐地，木材被砍伐怠尽，到处都是荒山野岭，乡村也失去了用劈柴夹杈子的奢靡。我上初中时，学校的实验基地也要夹杈子，用的是“刺棘子”，那是一些带刺的灌木，把它们捆扎起来，码到杈沟里，上下各用细长的木条勒紧。这种杈子没人敢攀爬，连牲畜也敬而远之，可惜不耐雨淋，一年之后，还要收拾残局重新来过，每一年春天，我们的手都会被这种灌木杈子割伤，刺破，回忆里少年的岁月也变得伤痕累累。后来，有了让人羡慕的“板杈”：去锯木场买一些边角料，我们称之为“板皮”，找几个朋友把板皮依次钉在两条横木上，竖起在家园四周，这样，又结实又好看的板杈就做成了。板杈无需挖沟，不用把一部分杈子埋在土里，只要隔一段距离埋一根粗壮的柱子就好了。透过板杈，菜园里的风景尽收眼底，却不能像劈柴杈子那样任人攀爬——无疑，板杈是杈子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。

然后就是铁栅栏，砖砌围墙……杈子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只在记忆里圈出一小块贫瘠的土地——如今，在乡下，“夹杈子”这个词汇也成了死语。小黄瓜老了，海棠落满地……植物们再也不会迎来孩子们觊觎的目光。大家都知道：不经过主人的同意，谁也不可以私闯别人家的菜园——敞开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捂实的東西越来越多，莫非，这就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？

（作者地址：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新风社区）

烟雨塘栖

费勇

江南的古镇中，塘栖就像一个待字闺中的淑女，贤德、文雅，知书达理而又不喜张扬。相较于周庄、同里、乌镇和西塘，塘栖的美阴柔而沉静，是一种经过岁月的沉淀剥去浮躁光华后的美。

我是在一个烟雨迷蒙的午后抵达塘栖的。眼前的古镇，如水墨的版画。京杭大运河的河水在烟雨中蜿蜒出长龙的雄姿，河水流淌着时光的旋律。烟中有雨，雨中有烟。河水无言，却也是一首动人的诗。

走过广济桥，就算是与塘栖古镇开始了亲密接触。少时，在课本里领悟江南秀色，自然少不了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三个词语的诗意组合宛如一幅浅浅的水墨画，定格在了我的脑海。自此，我迷上了江南，迷上了江南的古镇、水乡和村落。

去周庄和同里游玩，是在阳光晴朗的秋日，塘栖之前也来过几次，均是在日光充足的晴好天气，雨中访古镇却是第一次。第一次雨中漫步青石板路，第一次凝望烟雨迷蒙的小镇，第一次雨中过广济桥，恰如宴席中吃了油腻大餐而饮了一杯养生的黄酒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古镇不大，不足80平方公里，这正暗合了我对古镇的阅读范围。镇名“塘栖”，古作唐栖，在众说纷纭的争论中，“负塘而栖”是较为认可的一种说法。按对字面的理解，自是京杭大运河开凿后，人们沿河而居形成的小镇，经过百年的演绎，才有了今天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、花果之地、丝绸之府和枇杷之乡。

雨中的塘栖是一首清亮的小诗。细雨缠绵青石板路，苔痕被雨洗的发亮。白墙黛瓦和木质的门，一道被时光停留在深深的小巷里。老人们坐在门口，箍扎着木桶，这些传统的手艺就像祖父说给我听的家训，保留着一份儿时的记忆和年轮上的歌谣。

河面上的船只总能勾起我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向往，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明月夜，相思在渔歌”，唐朝诗人杜荀鹤写的是苏州的小镇，我想，他若来到塘栖，亦会为这美景陶醉，咏出绝世佳句。

顺着巷子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只想在细雨中听一听老人们拉着二胡或者吹奏笛子的美妙乐音。塘栖的百年老字号依旧焕发着昔日的风采，百年汇昌、姚致和堂、劳鼎昌、广泰丰、翁长春，雨水顺着青瓦滴滴落在门前，滴滴答答的声响，恍若梦境。我想，老店的鼎盛时期定是人声鼎沸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老店的金字招牌是几十代人用心血传承而来，这份厚重和沧桑，让我体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商”字真正的历史和含义。

雨中的塘栖还是一曲地地道道的江南散板。江南的烟雨，揉碎相思人多情的泪。遥想古时，大家闺秀静处闺中，逢雨天则触景生情。这一场又一场塘栖的雨，含着乡愁更含清愁。雨丝如幕，雨意如歌，一帘又一帘，梦在雨中，雨在梦中，伤感了多少有情人离别的心呵！

雨中塘栖，画屏古镇。雨，让古镇变得祥和宁谧，温馨动人。箍桶老人的皱纹里，有一道道岁月留下的清冷之痕。腊梅躲在墙角，暗暗地在雨中怒放着花朵。也许，春风春雨中，人们在静静地等待着枇杷和杨梅的果实。美食，总能让古镇在雨中有一次别样地激情，而收获，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快乐和满足。（作者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云峰四区）